



水边的姚张村。

五眼桥边

寻访“浙东杜甫”

□董鸿杰 文/摄

这是一个小小的村庄，村域的面积，两平方公里还不到。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庄，几百年前，海水涨落形成滩涂，就有村民搬迁入户。这也是一个有名的村庄，村里出过一位文学家，博学多才，号称“浙东杜甫”。这就是位于北仑区小港街道小浣江中心地带的姚张村。



姚燮文化馆内景。

A

我是通过一座桥走进姚张村的。

桥的名字叫作朱家渡桥，南北走向，横跨小浣江。因为是五孔桥，当地人也称“五眼桥”。桥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明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，现存的石桥是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由李诵清堂重建的，全长约五十米。桥墩用条石堆砌，上面有分水尖。桥面是用石板铺成，两边设有石栏板，栏板和望柱一样高。这座桥保存较好，是北仑区清代梁式石桥的典型代表，2000年12月被核定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小浣江上桥梁众多，桥边大多建有凉亭或其他建筑，比如鄞镇江桥边上的广济庵，比如金银渡桥边上的土地祠。据说朱家渡桥边曾经有个庵堂叫德济庵，民国的县志上面有记载。我走过去时却没有看到，想来是时隔多年，遗迹无存，又或者桥边的几间平房，就是当年庵堂的所在。

走过朱家渡桥，沿着江岸，走向姚张村。不一会，看到了江边还有一座石桥，名叫下车堰桥，同样在当年的县志上有记载：“民国十年，里人姚迈卿、李守业等集资兴修，用费一千二百元。”集资兴建，这四个字看似简

单，背后的故事却何其艰难。在浣江两岸，许多桥梁、碾闸，都是百姓们出钱的出钱，出力的出力，一起建成的。我的老家在浣江岸边，小时候听父亲说过，不少乡邻曾经参与建设义成碾和浣江大闸，出的都是义工，少的是一周，多的是数月。期间，大家寄住在当地的学校或祠堂，吃的是普通的饭菜，干得却热火朝天，即使有人在建设过程中遭遇塌方，受伤流血，也没有丝毫埋怨。如今，虽时隔多年，但这些感人的故事，依旧被碑刻被吟诵，被代代流传。

B

姚张村，由姚家斗、张家洋两个自然村组成。其中的姚家斗是晚清文学家、浙东名士姚燮的家乡。

姚燮，字梅伯，号复庄，又号大梅山民，精通经史、地理、释道、戏曲、小说、红学、诗歌、书画等。他的鸦片战争题材诗被誉为“诗史”，直面侵略与民生，因此有“浙东杜甫”之称。

姚燮故居位于姚家斗12号，地处小浣江和姚家斗港的交汇处，俗称姚家大屋，建于清代中晚期。大屋坐北朝南偏东，占地一千多平方米，由前后两个三合院组成，为穿斗结构硬山顶平屋。前院门厅与后院正厅面阔各三间两弄，东西侧厢房面阔各十间一弄。前院南侧设有屋宇式八字墙门，墙门前有马前埠头。祖堂内保存姚燮县试中秀才与乡试中举人的捷报，依稀可辨“贵府老爷姚”等字样。

历经百年风雨，姚燮故居至今保存完好，只是对于一个来寻古的人，好像有一点失落，因为里面没有看到太多的遗迹，但是很快我又释然了，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，这里就算剩下的只是一片空旷，想起那些历史还是会觉得荡气回肠。是啊，当年的姚燮，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就在浙江乡试中举，可谓意气风发，不承想后来

十多年间五次进京参加吏部会试，都名落孙山。最后，他放下了当官的执念，回到家乡专心著述，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。

转变的念头是如何产生的？人应当受现实的摆布，还是听从内心的呼唤？我紧靠着斑驳的石墙，看着眼前同样沧桑的老屋，内心不免感慨。天已经暗下来了。夕阳照着老屋，光线明明暗暗，好像带着天地间的寒气，又好像预示着白昼的流逝。又或者，那些光线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，那是生命的视角，也是时间的视角。遥想一百多年前，一位书生完成了一部著作，走出了家门，他眺望着江水，还有对岸的田园，眼中满是诗意，就像今天，我看着老屋墙角的那些青苔，也触摸到了岁月深处延伸过来的安宁。

C

走出姚家大屋，遇到了两个热心的大姐，对我说村里正在建姚燮文化馆，值得一看。顺着她们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一个水塘，旁边有一棵香樟，还有一个院子，里面是翻新过的木制老屋。指示牌上的介绍说，这里曾是村里的邱氏故居，现在是姚燮文化馆。

文化馆的展示内容，共有十个篇章，涵盖了姚燮所有的艺术成就。比如姚燮的诗学。姚燮主张兼师汉魏唐宋，陶铸众家，融通求变。我曾经在四明山上李家坑村的羽灵庙看到过姚燮的诗句：“险梦昨系千尺藤，挂落天底搜神灯”，确实与众不同。

姚燮在地理与乡邦文献领域也有建树。他曾经“遍探四明山二百八十峰之胜，搜奇剔幽”，写成《四明它山图经》十二卷，堪称宁波山水志中的稀世珍宝。

姚燮还潜心于《红楼梦》研究，他写的《读红楼梦纲领》，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将《红楼梦》研究视为独立

学科的专著，标志着红学研究从零散评点走向系统探索。凭借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，姚燮与脂砚斋、王希廉的评点并列，被尊为清代三大评点家之一。

姚燮的画作也是一绝，在天一阁等地方都有收藏。姚燮文化馆内有一则姚燮“抛杨梅核画梅花”的趣事，说是某年杨梅时节，姚燮应邀到朋友家画画，构思的过程中，姚燮吃了几颗杨梅。吃着吃着，他把吃剩的杨梅核，抛在了朋友书房新换的白色丝绸窗帘上。然后取下窗帘，铺在书桌上，拿起画笔，点点染染。不一会，一幅梅花图完成了，引得周围的人连声叫好。

我的眼前也有一株梅花，是文化馆旁边的村民种在自家院子里的，长势良好，风一吹，飘来阵阵清香。以前的姚张村，收入主要靠水稻，后来，趁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，经济迅速发展起来，破旧的小屋被拆除，老旧的墙面重新喷涂，美丽的花草树木走进了家家户户。2021年，姚张村还获得了浙江省卫生村的荣誉称号呢。

要离开了。我站在浣江畔，望着江面上的浪花。江风卷着温暖的气息，吹过村庄的每一寸土地，道路两边，裸露的泥土已经披上了绿色，那是生机勃勃的油菜花。还是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也正在生长。曾经，这里是一片滩涂，有渔船泊岸，渔网晾晒。如今，几百年过去，海涂化作良田，帆影随海风不见，而村庄依旧矗立在水边，伴随悠扬的田歌，唱响时代的变迁，迎接一个个明媚的春天。



朱家渡桥。